



他韬光养晦，巩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；
他励精图治，换来了清王朝的四方安定；
他继往开来，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；
他是盛世圣君——康熙。

田芳芳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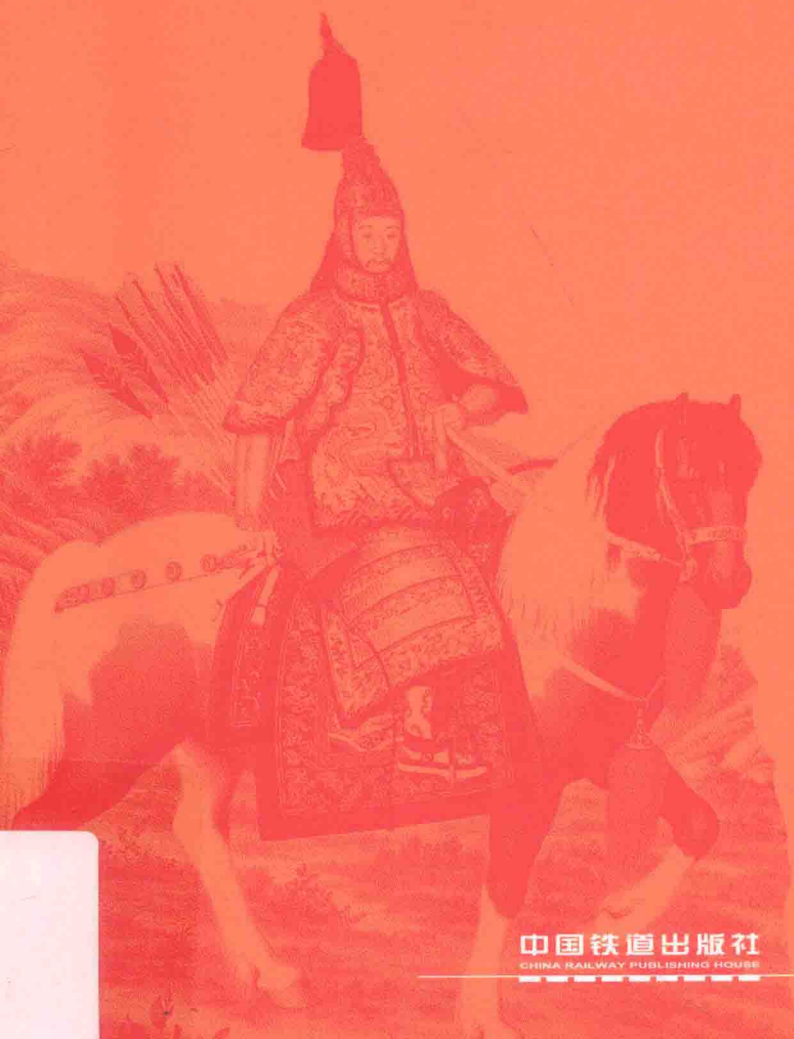
QIANGUI YIDI
KANGXI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千古一帝

康熙

『上册』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千古一帝

康熙



田芳芳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古一帝：康熙：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 北京：中国
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
ISBN 978-7-113-22819-4

I. ①千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康熙帝(1654-1722) - 传记
IV. ①K827 =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0348号

书 名：千古一帝：康熙
作 者：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：殷 睿 付巧丽 电 话：（010）51873038
封面设计：**MX** DESIGN 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STUDIO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36 字数：686千字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819-4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目 录

- 【第一回】 怜御医爱妃薨歿，殉私情圣主驾崩/1
- 【第二回】 遭挟持康熙受辱，逞凶顽鳌拜弄权/21
- 【第三回】 横行似入无人地，霸道敢称唯我天/67
- 【第四回】 老臣不轨藏利刃，少年有志伏奸雄/103
- 【第五回】 深宫幼龙行云雨，索府雏凤栖梧桐/141
- 【第六回】 登大宝玄烨亲政，上奏表鳌拜参臣/179
- 【第七回】 正皇权鳌拜被缚，引众怒群臣议诛/199
- 【第八回】 明朝遗老三太子，今岁新帝一隐患/217
- 【第九回】 康熙帝拟撤三藩，吴三桂欲占龙庭/235
- 【第十回】 起反心三藩作乱，怀孤忠老奴求情/255
- 【第十一回】 耽国事冷落皇后，论朝政擢升大臣/285
- 【第十二回】 台金厦郑氏作乱，龙兴地罗刹犯边/333
- 【第十三回】 域内纷烟终息止，海外宝岛回版图/353
- 【第十四回】 康熙帝分身乏术，罗刹国炮轰无辜/383
- 【第十五回】 黑龙江外扰频频，宫墙内内忧纷纷/401
- 【第十六回】 挥利剑抗击外寇，鼓唇枪签订条约/445
- 【第十七回】 守疆域将军丧命，克叛匪御驾亲征/473
- 【第十八回】 手足相争谋大宝，弟兄阍墙争皇权/501
- 【第十九回】 战沙场提枪纵马，捉刺客分逆辨忠/529
- 【第二十回】 半世恩怨今犹在，一代贤愚后人评/547



【第一回】

怜御医爱妃薨殁，殉私情圣主驾崩

1661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在北京，年轻的皇帝泪如雨下。

那天天气很好，没有风，更没有雨。温暖的太阳，有些懒洋洋地照着北京城。京城的大街小巷中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常，完全是一派冬去春来的复苏景象。这也难怪，毕竟是春天到了。这种季节是最容易勾引出人们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某种希望或欲望的。

然而，在紫禁城里，却似乎依然是冬天，就连从石缝里冒出的小草，好像也显得没精打采。几乎没有人走动，更听不到什么人的声音。偌大的紫禁城，仿佛被去年的冬天窒息了。

不过，如果竖起耳朵在紫禁城里认真地走上一遭，特别是走到储秀宫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，有一个人正抽抽噎噎地诉说着什么。说话之人，便是那个泪如雨下的皇帝。这个皇帝叫爱新觉罗·福临，也就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。

顺治皇帝的面前有一张床，他就是伏在床沿抽泣的。床上躺着一位女子，这女子十分年轻，也异常貌美。只是此刻，她脸色苍白，双目黯淡，纷乱的头发几乎摊满了一床。她，就是顺治皇帝平生最钟爱的妃子——董鄂妃。

她还没有死。从她干裂的双唇间，尚有微弱的气息出入。见顺治痛不欲生，她很想对他说些什么，但她的舌头已经僵硬，无法把她的心情表达出来。她也很想陪他流泪，可她的眼泪早已干涸。她只能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任双唇间的气息一点点地减弱，任柔软的躯体一点点地变硬。她知道，要不了多久，她就要与她心爱的皇上永别了。因为，她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似乎她心爱的皇上正离她越来越远……她实在没有力气了，上下眼皮只能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地向一起合拢。顺治看出了变故，连忙大叫一声：“爱妃……”她好像听到了他的呼唤，双眼略略睁大了些许。他急忙又大叫了一声：“爱妃……”

仿佛心有灵犀，她的双眼竟然完全睁开了，而且双眸明亮异常。叫顺治惊喜



无比的是，从她早已干裂的双唇中，居然迸出了两个字来：“陛下……”顺治就像三九天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，“腾”地蹿了起来，一把将董鄂妃抄入怀中：“爱妃，朕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……”

她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一丝微笑。顺治觉得，她此时的微笑是他一生当中所见到的最美的风景。

她断断续续地道：“陛下，这么多天来，为了臣妾，您吃尽了苦头……臣妾心中，委实不安……”

顺治眼眶内的泪水，此刻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滴落在她苍白的脸上。也许，他的泪水太过炽热，她苍白如雪的两颊，渐渐地烧起了两抹红晕来。

“爱妃，只要你能平安无事，就是受再多的苦，朕也心甘情愿……”

顺治说着，猛一回头，冲着屋外高声叫道：“都给朕滚进来！”

哆哆嗦嗦地，从屋外连滚带爬地走进来十几个御医。这十几个人刚一进屋，便“咕咚”齐刷刷地跪在了顺治的面前，且低头耸肩，不敢乱动一分。

顺治又大叫：“都给朕抬起头来！”

十几个御医扭了半天脖子，才勉强强地抬起了头，一起战战兢兢地望着顺治。

顺治虽已停止流泪，但泪痕斑斑的脸庞，加上一双几欲喷火的怒目，样子实在骇人。而从他口中吐出来的言语，则更让人心颤：“你们这些狗奴才，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，竟然敢说朕的爱妃已无药可治，你们都睁大狗眼好好地看看，朕的爱妃现在不是醒过来了吗？”

诚然，顺治怀中的董鄂妃已然醒来，且面色红润、双目溢彩，除瘦削不堪之外，似乎没有一点病状。

十几个御医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顺治咆哮道：“来人啊！把这些狗奴才统统拉出去斩了！”

“呼啦啦”从外面跑进来十几个宫廷侍卫，一人揪住一个御医，转瞬间便没了踪影。这时，顺治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轻唤道：“陛下……”

是董鄂妃的声音。顺治急忙转身，口中言道：“爱妃，朕在这里……”

再看董鄂妃，脸上的红晕褪去了，眼中的光彩消失了，只有两片干巴巴的嘴唇在不停地啜嚅着。

顺治慌了：“爱妃，你怎么啦？”

董鄂妃吃力地言道：“陛下，你不该杀他们，臣妾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”

顺治连连叫道：“爱妃，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，你答应过朕，你要永远陪着朕……”

董鄂妃说出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陛下，再见了……”



她说话的时候，似乎还想挤出一丝笑容，但没有时间了。她慢慢地合上了双眼，离开了她曾经生活过的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世界。

董鄂妃走了。她走时，不仅带走了她自己的全部，同时也带走了顺治皇帝的灵魂。

一个人的躯体若失去了灵魂，便会变得空洞无物。空空如也的顺治，一点点地瘫在了地上。眼泪，就像决堤的江水，从他的眼眶中喷涌而出。泛滥的泪水，淹没了他的视线，也淹没了他所有的希望和信念。世上的一切，似乎都与他无关了。

不知何时，顺治的泪水终于流尽，也真的是流尽了。

他吁了一口气，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储秀宫。

宫外，大大小小的太监、宫女不说，只朝中大臣就至少有数十位。但顺治就像没看见他们似的，一直踉踉跄跄地朝前走。那些大臣们不敢怠慢，簇拥在一起，不远不近地跟在顺治的后面。人虽多，可因为没有人敢喘粗气，所以一切都很静寂。但顺治还是觉察到了，打住脚，缓缓地转过身，不冷不热地言道：“你们，为何跟在朕的身后？”

既是朝中大臣，自然就清楚顺治与董鄂妃之间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。现在董鄂妃去了，顺治能不悲痛欲绝？故而，顺治这么一问，众大臣便一起跪下，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“恭请陛下节哀，千万勿伤龙体……”顺治本不想理会众大臣的话，但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于是就轻声言道：“索尼，你近前听话。”

从人群中爬出一位年迈的老者来，他便是三朝元老索尼。顺治吩咐索尼道：“董妃娘娘的后事，由你去操办。”

索尼叩首道：“老臣遵旨！”

顺治略略沉吟道：“依皇后规格安葬董妃娘娘。还有，那些被朕误杀的御医们的后事，你也一并料理吧。”

索尼再叩首：“老臣这就去！”

索尼带了几个人匆匆而去。顺治面向众大臣道：“你们都各自散去。朕有些累了，要去休息了。”

顺治的话音刚落，众大臣便纷纷离去。只有几个太监、宫女，还远远地站在顺治的一侧。

顺治叹了口气，径直朝养心殿而去。到了殿门口，顺治转身对跟在身后的那几个太监、宫女言道：“朕去休息，你们就留在这里。任何人都不许进来打搅！”

紫禁城内的宫殿甚多，而顺治却偏爱养心殿。说是“休息”，实际上，顺治只是那么直挺挺地躺在龙床上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好像连一点睡意都没有。

其实，顺治的身心早已是疲惫不堪。好在他的灵魂已经被董鄂妃带走，他



也就变得无所思也无所想了。不过，他没有合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他只要一合眼，那董鄂妃就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已经没有灵魂了，他不敢再直面他醉心痴爱着的女人。因此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似乎是在静静地品味着死亡来临前的那种独特的感觉。

中国历史上，痴情的皇帝当然有之，但顺治皇帝，也许是最典型的一个。

因为在储秀宫的时候，面对着死去的董鄂妃，顺治就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只是，作为一个皇帝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。正是这未了的心愿，支撑着他从储秀宫走到了养心殿，又支撑着他硬挺挺地躺在床上，顽强地呼吸着。

所以，他不敢合眼。他竭力不去想他心爱的董妃，他要抓紧时间去想他应该想的事。

他想起一件事来了。那是两年前，在乾清宫，他的身边，围着三个小孩。他们分别是他的大皇子、二皇子和三皇子。

也许是下午时光太过美妙了，所以他就想问这三个皇子一个问题。说起来，这个问题非常简单，那就是：长大了想干什么？只不过，再简单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更何况，顺治的那三个皇子都还很很小。大皇子十岁，二皇子八岁，三皇子年仅六岁。

顺治按照长幼顺序，先问大皇子：“大阿哥，朕现在问你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？”

大皇子答道：“父皇，儿臣长大之后，想做一位大将军。为父皇征战沙场，保国安邦！”

顺治点点头，转向二皇子：“二阿哥，你长大了之后，又想做什么呢？”

二皇子回答：“儿臣想做一个贤明的亲王，治理好父皇分封给儿臣的一方土地和百姓，为父皇分担治国安邦的辛劳！”

顺治又点点头，最后面向三皇子：“三阿哥，你大皇兄想做一位将军，你二皇兄想做一个亲王，你现在告诉朕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？”

三皇子直了直身体，挺了挺胸脯，十分清脆而又响亮地回答道：“父皇，儿臣长大之后，愿像父皇一样，做一个让四海臣服的贤明君主！”

大皇子、二皇子都不由一怔，但三皇子却依然笔直地站立着。这一次，顺治没再点头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三皇子。末了，顺治伸出手去，在三皇子的头上温柔地抚摸了一下。

“……愿像父皇一样，做一个让四海臣服的贤明君主！”

两年过去了，三皇子的这句话时时刻刻在顺治的耳边回响。而此时此刻，顺

治躺在养心殿里，三皇子的这句话，就显得异常地响亮。顺治不觉伸出手，似乎是想再摸摸三皇子的脑袋，可手伸出去了，却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顺治又想起，他在储秀宫陪伴生病的董妃的那十几个日日夜夜里，除了御医们之外，进出储秀宫最多的，便是三皇子。董妃喝药，三皇子亲自奉上。顺治流泪，三皇子默默地为他拭去。今天下午，三皇子本也待在储秀宫内，只是顺治眼见得董妃已奄奄一息，不忍心让三皇子看到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，这才强令三皇子离开储秀宫。

是的，三皇子不仅有勃勃雄心，而且聪明宽厚，确具一副帝王之资。只是，三皇子太过年幼，而朝中大臣，又不乏阴险狡诈之辈，如果大权旁落，岂不是有愧于列祖列宗？

“不过，”顺治下意识地锁起了眉头，“朕即帝位之时，只才六岁，而三皇子今已八岁，比朕当年尚长两岁。只要处理得当，料也不会出什么大事。”

想到此，顺治便从床上爬起，他要去慈宁宫一趟。他要把自己的意思向母亲说明。他知道，只要有母亲在，大清王朝的权柄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

顺治感到了莫大的轻松。他明白，他现在真的是无牵无挂了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。这么想着，顺治便在心灵深处低低地唤了一声：“董爱妃，朕就要来了……”

此时，天已经黑透。养心殿内光线很暗。但顺治还是看见了，就在不远处的地上，跪着一个人。那跪着的身影很小，不像是一个成年人。顺治慢慢地走近那人，看清楚那跪着的原来是三皇子玄烨。所以，他尽量用一种温和的语调言道：“三阿哥，你何时进来的？”

玄烨毕恭毕敬地回道：“父皇，儿臣天未黑时就进来了。听门口的公公们说，父皇不想别人打搅，所以儿臣就一直长跪于此。”

天未黑时进来，现在天已黑透，玄烨究竟跪了多长时间？顺治连忙说道：“皇儿，快快起来，小心跪坏了身体……”

但玄烨没有动弹：“父皇，儿臣不敢起身。”

顺治一怔：“皇儿，这是为何？”

玄烨答道：“因为儿臣有罪。”

顺治大惊：“你，何罪之有？”

玄烨清清楚楚地言道：“儿臣今日下午，假传了父皇的圣旨。”

顺治愕然：“你，如何假传朕的圣旨？”

玄烨回道：“今日下午，父皇在储秀宫，命令侍卫将那些御医拉出去斩首。儿臣知道之后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又觉得那些御医本没有什么大错，所以就赶在他们被斩首之前，儿臣对那些侍卫假传了父皇的圣旨，说父皇有谕，赦免那些御医

所有的罪过……”

顺治忙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些御医并没有被斩首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玄烨言道，“儿臣知道假传圣旨理当问斩，所以儿臣就长跪于此向父皇请罪！”

顺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皇儿，假传圣旨可真的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啊……”

玄烨叩首道：“儿臣知晓。请父皇发落！”

谁知，顺治却长叹道：“皇儿，你以宽厚仁慈之心，弥补了朕的一大过失，何罪之有啊！”

玄烨再聪明，也只有八岁：“父皇，您刚才所言，儿臣有些不明白……”

顺治双手扶起了玄烨：“皇儿，朕在储秀宫，因爱妃病重，心中悲痛异常，一时失去了理智，乱了分寸，这才于盛怒之下谕令侍卫将那些御医拉出去问斩。而实际上，朕原本也不想滥杀无辜……”

玄烨立即问道：“父皇的意思，是不想杀那些御医了？”

顺治不觉点了点头：“朕一时大怒，铸下过错，皇儿却能及时补救，这不仅毫无罪过，反倒是大功一件啊！”

玄烨有些高兴起来：“听父皇这么一说，儿臣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罪过了……不过，儿臣假传父皇圣旨，无论如何，总也是一件罪过！”

顺治爱怜地伸出手去，在玄烨的头顶上轻轻地摩挲了一阵，然后言道：“皇儿假传圣旨，的确有罪在先，但皇儿补救了朕的过失，挽回了十多条无辜的生命，又立下大功于后……朕以为，皇儿的功过，至少是可以互相抵消了。”

玄烨真的高兴起来：“父皇，儿臣以后一定像父皇这样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做个赏罚分明的帝王！”

玄烨的声音虽然稚气未脱，却也铿锵有力。顺治的内心不觉“怦”地动了一下。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道：“皇儿，你的愿望，不久就会实现了……”

顺治的声音太低，也太过于飘忽，玄烨未能听真。玄烨只是仰起小脸问道：“父皇，您好像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顺治应道：“朕要去见你的皇祖母。”玄烨马上道：“儿臣也要去见皇祖母。”顺治阻止道：“皇儿，朕去慈宁宫，是有要事与你皇祖母商谈，你去了多有不便，还是回去好好地休息吧……待到明天早晨，一切事情你都可以知晓……”

最后的两句话，顺治说得很慢，也很含糊，好像有许许多多的内容，都包含在这两句话之中。可惜的是，玄烨太小，未能听透顺治话中的言外之意。玄烨只听清父皇叫他回去，而且，待明天早晨，他就会知晓“一切事情”。

玄烨离开了。顺治目送着玄烨由一方黑暗走入一片灯光之中。顺治的目光中

虽泛起一些眷念，但终也没有犹豫，他带着几个太监，径向慈宁宫而去。

顺治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，自做了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之后，一直住在慈宁宫内。

顺治只身走入慈宁宫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老太监赵盛。这赵盛自入宫之后，一直在慈宁宫内侍奉着博尔济吉特氏，顺治平日对他也比较尊重。见赵盛跪地给自己请安，顺治便忙言道：“赵公公请起。烦赵公公入内禀报母后，说朕有要事与她老人家商谈。”

赵盛应诺一声，躬身而退。顺治每次来慈宁宫，总是先叫人通报母亲，然后再入内相见。从此不难看出，顺治对他的母亲是十分尊敬的。

很快，一个宫女打着灯笼迎住了顺治。这宫女的声音就像裹着蜜糖似的那般甜润：“皇上，请随奴婢来。皇太后正在佛堂等皇上。”

顺治知道这宫女叫阿露，是去年才调至慈宁宫来的。由于她手脚麻利又诚实可靠，很快就博得了博尔济吉特氏的信任和喜欢。

因为顺治几乎每天都要到慈宁宫来给母后请安，所以对慈宁宫内的一切都非常地熟悉。他紧趋两步，抢在了阿露的身前，直向佛堂而去。慌得阿露一手提着灯笼，一手提着衣服的下摆，跟在顺治的后面一溜小跑着，口中还连连呼道：“皇上，道路不大平，千万要小心脚步……”

博尔济吉特氏早已在佛堂门口相迎：“皇上，已是深夜，何事这样紧急？”

顺治躬身下拜：“孩儿给母后请安！”

博尔济吉特氏赶忙搀起顺治：“皇上快入内说话。”

自董鄂妃患病之后，博尔济吉特氏就没再见过顺治的面。她当然想去储秀宫里看看，可顺治高低不让。此刻，顺治进了佛堂之后，再次冲着博尔济吉特氏伏地跪拜：“孩儿这十几日忙于私事，未能来此给母后请安，还望母后原谅孩儿的不恭不孝之举……”

博尔济吉特氏连忙道：“皇上快快起身。董妃的事情我已听说，还望你不要太过悲哀……一切当以保重身体为最紧要……”

顺治缓缓地站起身来：“母后，孩儿此时来打搅，实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母后禀告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用眼睛扫了一下跟进来的阿露。阿露会意，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佛堂，掩上了佛堂的门。博尔济吉特氏言道：“孩子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就直说吧。”顺治点头道：“母后，孩儿想现在就立一个太子……”虽然顺治以前曾在博尔济吉特氏的面前提起过立太子之事，但他的爱妃刚死，他便又提及此事，博尔济吉特氏就多多少少地感到了有些不寻常：“孩子，你真想……现在就立一个太子？”

顺治肯定地道：“是的，母后，孩儿不是一时冲动。孩儿已经想好了人选。”

见博尔济吉特氏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顺治便又接着道：“母后，孩儿想立三皇子玄烨为太子，不知母后可否同意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颌首道：“立玄烨为太子，我并无意见。说实话，在诸皇子之中，我最看中的也是玄烨。不过，你年岁尚轻，春秋正旺，过早地立下太子，恐会产生许多弊端……”

倏地，顺治不明意味地笑了一下：“母后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孩儿虽还很年轻，可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孩儿就会发生大的意外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孩儿连太子都没有立下，岂不是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弊端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不由得一怔：“孩子，董妃在你心中的分量，我不会不知。但，董妃既然去了，你也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……”

“母后，”顺治很想哭，可他的泪水早已为董鄂妃而流干了，“孩儿这不是胡思乱想。若说年轻，董妃比孩儿还要年少，可顷刻之间，她不就舍孩儿而去了吗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上前一步，伸手去抚摸顺治那憔悴不堪的脸庞：“孩子，我知道，董妃的离去，对你打击很大，你的心里，定然十分地难过。可是，孩子，这大清的天下是你的，天下所有的女人也都是你的，你只要耐心地寻找，就一定会找到第二个董妃……”

顺治摇了摇头：“董妃只有一个，绝不可能再有第二个……母后，孩儿此番前来，是想请求母后答应孩儿一件事情……”

见顺治一脸郑重，博尔济吉特氏也不禁为之动容：“孩子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不会无端地推辞。”

“孩儿这里先行谢过母后！”说着话，顺治又一次伏地，恭恭敬敬地给博尔济吉特氏叩了三个头，然后缓缓地爬起。

博尔济吉特氏一时有些忐忑不安起来。顺治今日，已经是第三次伏地叩首了。这在过去还从未有过。看来，今日之事，定然不太寻常。

博尔济吉特氏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顺治：“孩子，你究竟……有何事求我？”

顺治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言道：“母后，孩儿的意思是，如果孩儿有了什么不测，希望母后能像当年扶持孩儿那样地扶持玄烨，以确保大清江山的安定与繁荣……”

“孩子，”博尔济吉特氏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“你如何说出这种话来？莫非……”

“母后不必多虑。”顺治使劲儿地咧了咧嘴，好不容易露出一丝笑意来：“孩儿也只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。孩儿以为，凡事都要考虑得周到全面。母后过

去不也常常这样教导孩儿吗？”

博尔济吉特氏微微摇了摇头：“孩子，你说的固然不错，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迥乎寻常。在你的心中，好像已经有了一个什么重大的决定。你似乎，有许多话没有说出口……”

顺治也微微地摇了摇头：“母后，您也许是想得太多了。孩儿只是觉得，多日未能来此给母后请安，心中实在愧疚，所以母后才会觉得孩儿与过去有些不同……”

博尔济吉特氏点了点头：“但愿你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
顺治暗暗地咬了一下牙齿：“母后，如果您没有什么别的吩咐，孩儿就不多打搅了……”

博尔济吉特氏应道：“望孩儿回去好好休息。明日我去养心殿看你。”

顺治向博尔济吉特氏说道：“母后，孩儿告辞了。孩儿恭祝母后身体健康、寿比南山……”然后走出了佛堂。

顺治离开了佛堂，离开了博尔济吉特氏。对她来说，顺治这一回是永远地离开了。可惜的是，博尔济吉特氏当时几乎全然不知。

实际上，顺治离开她之后，一切看起来都还很正常。他很正常地回到了养心殿，甚至，他还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杯浓浓的茶。只不过，侍奉他的那几个太监和宫女不知道，他在他喝的那杯茶里，放入了一种东西。这种东西，使他在喝过茶之后没多久，呼吸顿然困难起来。慌得那几个太监和宫女，忙着便要去喊御医，但被顺治制止了。

顺治斜斜地倚在龙床上，虽然呼吸十分困难，但却从容镇定地冲着那几个太监和宫女道：“你们不要……惊慌，朕暂时还不会……有事……”又吩咐一个执事太监道：“你，去把议政王各大臣、内阁各大臣……还有……六部各大臣，统统叫到朕这儿来……要快！”

清初，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中枢机构。议政王大臣人数不多，全由满族的王公贵族充任。内阁大臣又称内阁大学士，雍正执政前，大学士的官阶不高，仅为五品，但却掌有很大的实权，地位当在“六部”之上。“六部”，指的是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和工部。每部设有满族、汉族尚书各一人，满族、汉族侍郎各二人，还有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等属官。而实际上，无论“六部”中的哪一部，权力都掌握在满族人之手。

很快地，数十位议政王各大臣、内阁各大臣和六部各大臣，都诚惶诚恐地来到了养心殿。由于时间太过匆促，有好些大臣的官服都未来得及穿戴整齐。只不过，对于此时的顺治来说，他已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顾及那些大臣们的仪表了。他要抓紧有限的时间，利用有限的精力，来完成他生前的最后一件事。



顺治在龙床上吃力地欠起了身子：“众位爱卿，都……到齐了吗？”

执事太监慌忙回道：“禀圣上，议政王各位大臣、内阁各位大臣、还有六部各位大臣，已经全部到齐！”

“好，好……”顺治勉强地笑了一下。这一笑不要紧，差点把他笑得背过气去，吓得大臣们都一起惊恐不安地盯着顺治。

是呀，数十位大臣的心中肯定都有一个疑问：皇上虽说失去爱妃、心中悲恸，可无论如何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光景啊！这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

殊不知，顺治已下定决心要为心爱的董妃殉情。这种石破天惊的情感，寻常的大臣们又如何能知晓、更如何能理解？真所谓：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！

顺治竭力地平静了一下自己，然后用一种慢慢悠悠的语调道：“众位爱卿，朕……这么晚了把你们召来，是因为……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要向你们宣布……”

夜已深沉，皇帝召群臣宣布一件事，这事情当然至关重大。所以，所有的大臣不仅连眼皮都不敢眨，而且一个个都屏住了呼吸。

顺治费力地喘了一口气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朕……已身患重病，自知……当不久于人世。所以，朕现在向众位爱卿……口谕，如朕遇有不测，着三皇子玄烨……继朕为帝……”

众臣一片默然。忽地，众臣一起颂呼道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

顺治继续艰难地言道：“……三皇子玄烨，年岁尚幼，一时……实难为政，所以，联想为三皇子……挑选几位……辅政大臣……”

众臣更加默然。谁都明白，当上了辅政大臣，就等于当上了半个皇帝。当然了，并非所有在场的大臣都有这种非分之想。既是辅政大臣，那就要有辉煌骄人的业绩和出人头地的身份地位。寻常的大臣，即使平日与皇上走得很近，恐怕也难以沾上辅政大臣的边。还有，如果你是汉人，纵然你官至一品，也实难入围辅政大臣之列。

顺治接着道：“朕……思虑再三，决定由下列四人……担当太子玄烨的辅政大臣……四人的地位排列，以朕宣布的顺序为序……”

众大臣的耳朵全都竖了起来。顺治竭力均匀了一下呼吸：“第一位辅政大臣……索尼……”

“老臣在！老臣接旨！”看起来老态龙钟的三朝元老索尼，哆哆嗦嗦地向前爬了两步，然后叩头在地。

“第二位……苏克萨哈……”

“臣叩谢皇恩！”一位身材十分魁梧的大臣，爬到了索尼的身侧。



顺治歇了歇气，然后言道：“第三位……遏必隆……”

“臣……在！”一位看来很像书生的大臣，急急忙忙地跪在了苏克萨哈的旁边。

“第四位……鳌拜……”

一位敦敦实实、异常粗壮的大臣，和遏必隆跪在了一起。跪下之后，鳌拜声如洪钟般地呼道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顺治挑选出的这四位辅政大臣，都有一番不凡的来历。首先，从身份地位上看，索尼是正黄旗出身，遏必隆和鳌拜都属于镶黄旗，而苏克萨哈则来自正白旗。正黄、镶黄和正白这三旗，在满清“八旗”中称作“上三旗”。其次，这四位辅政大臣都有着显赫的过去。索尼、遏必隆和鳌拜都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信旧臣，长期以来，为皇太极入主中原而驰骋沙场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尤其是那个鳌拜，曾救过皇太极的性命，为此，他的胸部至今还留有几道醒目的伤疤。而苏克萨哈，虽然不是来自皇太极的正黄旗，却是多尔衮的得力干将，更主要的是，多尔衮刚死，他便起来揭发多尔衮，站到了顺治的一边，因而大受顺治的器重和赏识。

可以说，顺治挑选出的这四位辅政大臣，无论是出身还是资历，其他的朝中大臣都难以相比。至于后来的鳌拜乱政，则是顺治始料未及的事。当然，这也不能全怪顺治，因为顺治的一切早已经被董鄂妃带走了。

刚任命完四位辅政大臣，顺治便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他那已经十分游离的目光，在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和鳌拜四人的身上缓缓地扫了一遍，然后轻声道：“你们……四个辅政大臣，在太子玄烨亲政之前，一定要尽心尽力地辅佐，以确保大清江山永远繁荣和昌盛……你们，可听到朕的吩咐？”

索尼率先表态：“老臣已把圣上的口谕铭记在心。老臣决不会辜负圣上对老臣如此的重托和信任！”

苏克萨哈接着表态：“陛下，为了辅佐太子，为了这大清江山，臣即使是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辞！”

遏必隆弓了一下腰背，又慌忙伏下身去：“陛下圣明！微臣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，都献给太子，献给繁荣、昌盛的大清王朝！”

该轮到鳌拜表态了。但奇怪的是，鳌拜一时间竟默然不语，只将头颅紧紧地贴在地面上。似乎，他正在思考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

顺治感觉到了某种异样：“鳌拜，你……为何不言不语？”

鳌拜开口了：“陛下，臣自知无德无能，实难堪任辅政大臣一职……承蒙陛下垂爱，如此信任于臣，臣则恭请陛下放心，只要鳌拜还有一口气在，自当竭尽全力辅佐太子，绝不敢懈怠半分！”

“好，好。”顺治断断续续地道，“你们四位辅政大臣的话，朕已……听



得明白。有如此……赤胆忠心，朕……也就放心了。朕现在，给你们下最后一道……口谕，你们务必……听清。”

四位辅政大臣，还有其他人等，赶紧都屏息凝听。顺治气息微弱地道：“如遇有……重大事情，你们当与朕之母后……商量，切不可……独断专行……”

四位辅政大臣一起应诺道：“陛下圣明，臣等一切当全凭皇太后裁断！”

“好了，你们去吧，朕……也要去了……”顺治说完这句话就疲惫地合上了双眼。

群臣山呼“万岁”之后，各自散去。有的走得快，有的走得慢，有的昂首挺胸，有的低头不语。显然，离开养心殿的各位大臣，每人都一腔心事。是呀，如果顺治真的驾崩了，年幼的玄烨即位，那四位大臣辅政，自己的前途将会如何呢？

索尼平日上朝，都是坐轿子前往的，而今夜皇上临时急召，他就慌慌忙忙地徒步赶来了。此刻，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往家里走，样子显得很孤单。加上年已老迈，双脚不太灵便，所以行走起来就比较困难。不过，瞧他埋头弯腰的样子，显然也是心事重重。

出紫禁城前，苏克萨哈是一个人行走的。在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时，有三个人匆匆地从后面赶上了苏克萨哈。他们是户部汉族尚书苏纳海、直隶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。这三人赶上苏克萨哈之后，一言不发地傍在了苏克萨哈的左右。

苏克萨哈情知这三人跟上来的意思。这三人可以说是苏克萨哈的朋友和亲信，所以，苏克萨哈就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，是不是难以入睡？”

苏纳海回道：“今日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确实睡不着觉……”

苏克萨哈又看了看朱昌祚和王登联：“既然你们都睡不着，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……”

从顺治的养心殿里出来之后，鳌拜是在四个人的簇拥下往自己家里走的。簇拥鳌拜的四个人分别是：第三辅政大臣遏必隆，国史院大学士兼辅国公班布尔善，兵部尚书葛褚哈和户部满族尚书玛尔塞。客气点说，这四个人都是鳌拜的亲信或同党，不客气地说，这四个人全是鳌拜的走卒或走狗。

一路上，鳌拜做出一副很有城府的模样，只顾昂首挺胸地大踏步赶路，几乎没有吐出一句话甚至一个字。鳌拜如此，其他的人当然不敢轻易开口，一个个都像哑巴似的，紧紧地簇拥着鳌拜向前走。

鳌拜的府宅位于铁狮子胡同之内。推开两扇沉重的大铁门，是一座大花园，花园的尽头，是一排宽大的房屋。这排房屋是几间客厅及侍卫们的寝室。绕过这排屋子，是一座更大的花园，穿过这座花园，便看见好几排参差错落的房屋，这



才是鳌拜及家人的住处。不过，在第二座大花园的一个拐角处，有一间不算很大的房子，四周被各色花草树木掩映，显得很隐秘。这房子，就是鳌拜和亲信们商议重大事情的密室，鳌拜为它起名叫“醒庐”。这个“醒庐”，除鳌拜允许的人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。

这一回，鳌拜领着遏必隆等四人，就是走进了这个“醒庐”。刚一跨进“醒庐”的大门，鳌拜的模样就顿然大变。他不再是那么一副颇有城府、煞有介事的模样，而是张开双臂、鼓起大嘴吼道：“我鳌拜，终于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了！从今往后，这天下便是我鳌拜的了！”

鳌拜的话说得很狂，若是寻常人听了，定然吃惊不小。不过，对遏必隆、班布尔善、葛褚哈和玛尔塞来说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因为，就在这间“醒庐”里，鳌拜不知说了多少次“出人头地”的话了。只是，与往日相比，鳌拜这次说话的声音，确实要高亢许多。

班布尔善说话了。在一般大臣的眼里，班布尔善属于那种老谋深算之类的角色。当然了，在鳌拜的面前，班布尔善即使再老谋深算，说话的态度和语气，也只能是谦恭有加。

班布尔善是这样说的：“鳌大人，属下以为，我们现在似乎还不能高兴得太早，因为，当今皇上，还在养心殿里休息呢！”

遏必隆跟着道：“是呀，鳌兄，只要当今皇上还在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出人头地。”鳌拜眨巴眨巴大眼，没有正面说话，而是转向葛褚哈和玛尔塞道：“两位尚书大人，依你们看来，当今皇上还能撑多久？”

一个“撑”字，便充分说明了鳌拜对顺治的不满和不敬。不能说鳌拜没把顺治皇帝放在眼里，恰恰相反，有顺治在，他鳌拜就不敢轻举妄动，不过，从“撑”字中却不难看出，鳌拜早就把顺治看作他“出人头地”的绊脚石了。只是慑于顺治的威望和手段，他鳌拜一时不敢发作罢了。

见鳌拜问起，葛褚哈和玛尔塞忙互相看了看，却谁也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。鳌拜有些不高兴了，冲着葛褚哈和玛尔塞翻了一个白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两位尚书大人，莫非，你们的舌头都被狗吃了？”鳌拜生气了，葛褚哈和玛尔塞不敢再不开口。葛褚哈道：“大人，属下以为，当今皇上是不会撑很久的……”

“属下也是这么以为。”玛尔塞赶紧言道，“属下还以为，从今往后，这大清江山就是鳌大人的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鳌拜仰天一阵狂笑，然后看着班布尔善和遏必隆道：“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从今往后，这大清江山就是我鳌拜的了！”

鳌拜这么一笑，遏必隆和葛褚哈、玛尔塞也跟着大笑起来。刺耳的笑声，几乎要把“醒庐”的屋顶掀开。